



疏書考
8 4

公...
...
...
...
...



尚書註疏卷第十一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傳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

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

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芮如銳反虞芮
二國名僉七廉反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傳十三年正

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孟津地名也。作秦誓。

三篇傳。渡津乃作。惟十至三篇。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

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

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

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眾，史敘其事，作秦誓三

篇。傳曰：周自至示弱。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

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

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自嗣位至卒

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

年而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

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

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

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

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

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

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秦誓亦云：四

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秦誓亦云：四

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緯侯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衛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竝附以爲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爲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禹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豕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此爲觀兵孟津以上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傳**十三年正月至伐紂○正義曰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

乃

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
 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
 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
 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正言一月使其互
 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歷推而知之據經亦有
 其驗漢書律歷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
 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
 近朔而非朔是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
 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
 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
 解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
 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
 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
 是殷之十二月末為周之正月改正正在後不可追名
 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正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
 以為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
 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

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
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
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既事而退追王大王尊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為王
何以得為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
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執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
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
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主愆期
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
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
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
未必可信亦非實也○靈渡津乃作○正義曰孟者
河北地系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
津言師渡孟津乃作秦誓知孟篇皆渡津乃作也然
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洲者孟篇蓋河北乃作分
為三篇耳上篇來次將作故言初三春中篇既大
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

爲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參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僞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古文似若淺露又云入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鴈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五語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

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顥集注尚書於偽秦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討安國必不為波偽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為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秦誓古文秦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秦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二卷至孟春。五有其誓不得同以秦誓為篇名也

秦誓傳

大會以誓衆

傳

大會以誓衆。正義曰

秦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偽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為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秦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為秦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秦誓

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傳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

此周之孟春

○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

疏

惟十至孟津○

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與之所有諸國皆集收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成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傳**冢

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

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禮 豕大至聽誓。正義曰豕大釋詰文侍御是治理

之事故通訓御為治也同志為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今總呼國君皆為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摠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禮** 生之謂父母靈

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

禮 注之至為貴。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

謂天地為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

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為首引也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人

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眾民父母但反今商王受

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

酒冒亂女色敢行醜暴虐殺無辜報反注下同嗜市

志反切韻常利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

反醜苦毒反故沈湎為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醜解經

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為之案說文云醜酒厚味

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秦政醜虐有三族之刑謂

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收世

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為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

萬姓

傳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

謂服飾過制言墮民財力為奢麗

○榭爾雅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陂

彼皮反障之亮

傳

土高至奢麗

○正義曰釋宮云

反價其媿反

傳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

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

釋宮又云闔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

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

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

尚書疏

卷之十一 六

及古同

之堂堊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洫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資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物宮室為臺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焚炙忠**

良劊剔孕婦

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劊剔視

之言暴虐

劊 曰胡反剔 他歷反



忠良至暴虐

俱燒也劊剔謂割劊也說文云劊割也今人去肉至



正義曰焚炙

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劊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劊不知其姓名為誰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為罰輕紂

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以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卽引此爲

集傳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

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傳功業未

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

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寧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傳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

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

○悛七全反

宗

悛改至之甚○正

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為改也觀政于商紂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

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

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傳**凶人

祖父言其慢之甚也**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粢音咨黍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乃曰吾有**

民有命罔懲其侮**傳**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

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懲直承反**天佑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傳**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

為立師以教之○為于偽反**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傳**

官能助天寵安天下
○相息亮反
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厥志傳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

其志○否方有反
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

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

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

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

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令我往伐之不知伐罪

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

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言天至教之

正義曰眾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

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
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
君與民為師非謂別置師也○當能至天下
正義曰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
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

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除害，無間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

則秉義者強，撥度優劣，勝負可見。○度徒洛**傳**力反下注同**鈞**至

可見。○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義。執武

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

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撥度優劣，勝負可見。示

以必勝之道，令十眾勉力而戰也。**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傳**人執異

心，不和諧。○億十萬曰億**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傳**三千一心

言同欲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傳**

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

則為逆天與紂同罪

○貫古亂反

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紂之為惡如物

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祇懼

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傳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

事類告天祭社用汝眾致天罰於紂。類師祭名冢

反。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

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祿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

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王
 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此受命文
 考即是造乎禴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
 後言禴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
 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
 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
 天之意故用汝眾
 致天罰於紂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一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容反 爾尚弼予一

一 人永清四海
 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

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傳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

止於河之北

傳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

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

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

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

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

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

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

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

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羣后以師畢會傳

諸侯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

聽朕言

傳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

。徇似俊反字詰云徇巡

也

傳徇循至西土

。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下篇大巡六

師義亦然也此誓摠戒衆軍武王國
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
我聞吉人爲善

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言吉人竭日

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竭巨列反 又苦蓋反
今商王受

力行無度
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犁

老昵比罪人
給背之考稱犁老布棄不禮敬昵近

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
犁力私反又力兮反昵

反又音怡魚
給背至小人正義曰釋詁云給

名通布吳反
背考老壽也舍人曰給背老人氣衰

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考面凍犁色似浮垢

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犁故給背之考稱犁

老傳以播爲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

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收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

多罪遠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
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
淫酗肆虐臣

化之過過醜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許具

反過過醜至罪同。正義曰醜是酒怒淫醜共文
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

放縱之意酒過則醜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
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臣臣下朋

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顛呼也民皆呼天

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業

穢於朋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
廢反化化紂淫醜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為一家真

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非之人怨
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

臣下至罪惡深。正義曰：魯上謂糾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

愛民。亦反。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桀不能

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

黜，復命。大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

罪。浮過。正義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

糾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也。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

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

諫，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是

桀亦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而云過于桀者，殷本紀

云：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

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

胎前胎之事而禁皆之是糾罪過於禁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剝傷

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糾糾反殺之喪

息浪反長也剝傷至殺之。正義曰說文云剝裂

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為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丈

良之為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舉之者言其

剝喪善中之善為害大也以諫輔糾糾反殺之即此

于是也上篇言焚灸患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

以救善人為惡之大故重陳之也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

益謂暴無傷言糾所以罪過於禁厥監惟不

遠在彼夏王其視糾罪與禁同辜言必誅之

視至誅之。正義曰糾罪過於禁而言與禁天其以

同辜者罪不過死恰死之罪同言必誅也其

糾糾

糾糾

糾糾

糾糾

糾糾

糾糾

糾糾

予又民傳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

戎商必克傳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

克之占疏言我至之占。正義曰精者事之祥入

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

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

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

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

吉羣八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

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驗人矣彼言不吉者

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受有億兆夷人離

心離德傳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

人至不同。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

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

受寧其旅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平
人為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川德
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識
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
子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

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

○十人周公旦
召公奭太公望

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
南宮括及文母治直吏反

義我治至德同○正
義曰釋詁云亂治也

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
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
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
人為則十人之內其一見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
十人為文母川公太公召公畢公
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
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傳周至至仁人○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為至相傳
為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

但辭有激發音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
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
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

者天誅之
惡鳥路反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已能

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

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為
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

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
下百姓懷懷皆謂天下眾民也
今朕必往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
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

之
良反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桀流毒

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

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

國今朕至有光。王義曰：既與天下為任，則當為

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

之疆境，取彼為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

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

又益有光明。**國**揚舉至伐之。正義曰：文王世子

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

揚為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

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

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

之例無鐘鼓也。**國**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國**勗勉也。夫

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

克矣。**國**將子匠反。**國**勗哉至非敵。正義曰：取得紂

下篇詳同。**國**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

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代人當臨事，而懼放將

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

已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小可克矣。○**勗**勗勉至克矣。○正義曰勗勉釋詰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也。○**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

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懍**懍方也。○**懍**言民甚反。○**懍**言民

○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為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汝

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傳是其戊午明日師

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力政令

反重直用反長竹丈反已音以上時掌反傳是其至已上正義曰上

篇既次乃誓爲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爲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大其事故稱

大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爲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其初六爻辭也

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勅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爲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爲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

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爲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

尚書流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夫長已上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傳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傳**言天至

法則。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

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

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 **今商王受** 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傳**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

為怠惰不敬天地神明 **傳**惰徒 **傳**輕狎至神明 **傳** 臥反 **傳**正義曰鄭玄論語

註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

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為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為大大為怠惰不敬謂

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
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每事皆
不敬也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結怨之

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于忠諫謂其心異於人

剖而觀之酷虐之甚

○斷側略反又士略反朝陟遙反脛戶定反剖普口反耐乃代

反

傳

冬月至之甚○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斲之樊

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
觀之言酷虐之甚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傳痛病也言

害所及遠

○痛徐音敷 又音吳反

回

痛病至及遠。正義曰：毒害未

必徧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回邪

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

○邪似嗟

反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回**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

諫而以爲囚奴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

悅婦人 **回**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

巧以恣耳目之欲

○技其綺反 褻息列反

回郊社至婦人。正義曰：不修謂不掃

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

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 **上帝弗順視降時喪**

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爲異耳

傳 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

○喪蘇浪反斷丁管反惡烏路反

休云祝斷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傳孜孜

勸勉不怠音茲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傳

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讎傳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

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傳

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本肆予小

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傳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

紂○ 殄徒典反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傳迪

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 毅

反傳迪進至之功○ 正義曰迪達登成皆釋詁文

毅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

此果敢是名為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

豫也軍法以殺敵為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傳

賞以勸之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

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傳稱父以感眾也言其明德克

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傳言文王德

大故受眾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傳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

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傳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傳若

紂至之致。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已以求衆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傳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

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

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長竹丈反卒子忽反

虎賁三百人虎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

夫長稱尺證反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至牧地而誓衆作毋云地名在朝歌南七

武王至牧誓正義曰武王以兵戎

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

史敘其事作牧誓兵車至全數正義曰

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

謂之一兩詩云百兩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

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隻亦稱爲兩

詩云葛屨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

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
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
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
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
車百夫長所執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帥是實
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
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
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
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
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
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
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
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
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錡
葛杜註云車二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卒伍之
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
兵既至臨時即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

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
 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摠明此
 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
 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
 百夫長故孔為此說。[圖]勇士至夫長。[圖]正義
 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
 賁為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
 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為之當時謂之虎賁
 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
 賁即是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也

時甲子昧爽



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爽

爽明早旦

○昧音妹爽明也昧爽謂
 早旦也馬云昧未旦也



[圖]是克至早

春秋上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
 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
 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
 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

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
冥也昧亦晦義故為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
謂早旦之時蓋鷄鳴後也為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下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

誓

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

與紂戰

○陳直曰紂近至紂戰○正義曰傳言在
乃反

紂

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

甫謚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
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
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
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
野而誓案經年于商郊牧野乃誓急王行已至於郊
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
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
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勅之

王左杖黃

錢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

錢以黃金飾

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

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戍旄音毛馬云

白旄旄牛尾麇許鉞以至苦之○正義曰太公

危反逖他歷反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

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

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

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

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逖遠釋詁文

曰嗟我友邦冢君同同志為友言志何滅紂御事司

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

主土指誓戰者治事至戰者○正義曰孔以於

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

其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
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為說耳此御事之大指三卿
而說是不通亞旅師氏亞次旅眾也眾大夫其位
於亞旅已下

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

亞次至門者
正義曰亞次釋言

文旅眾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
其位次卿而數眾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
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
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
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
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千夫長百夫長

師帥卒帥

帥色類

師帥卒帥
正義

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
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為
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
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

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為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

濮人 **傳** 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

髳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羌徐起

良反說文云西戎牧羊人髳茂侯 **傳** 八國至之南 反濮音卜叟所求反又蘇走反 **傳** 正義曰九州

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 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

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 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

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 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

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 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

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 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

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之楚遂滅庸是庸漢在江漢之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也 戈戟干楯也 ○此徐扶志毗志二

楯楯 ○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干吳

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

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也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為戟也方言又云楯

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為之楯是干吳為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

以扞敵故言此矛長立之於地故言之也

王曰古人

有言曰牝雞無晨

言無晨鳴之道 **牝** ○牝類引反

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雖代雄

尚書流 卷之二十二 二十二

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 ○索西各反

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志則索居為散義鄭玄云

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為盡也牝雞雖也爾雅飛曰

雖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

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

喻意云雖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摠貴

賤為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

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

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

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

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傳 妲己惑紂紂信用之 ○妲丹達反巳音紀紂妻也

義 曰晉語云殷卒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

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

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

奉言者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為長夜飲妲己好之

百姓怨望而諸侯有愆者姐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法姐已乃笑武王伐紂斬姐已頭懸之於小白旗昏棄厥肆祀弗答昏亂肆

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復扶

疏傳昏亂至鬼神。正義曰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為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為陳也對答相當之事故答為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

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通傳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

之以道傳王父至以道。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者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

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

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乃惟四方之

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傳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

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傳士事也

用為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傳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俾必爾反使也徐甫輝反下同究

音傳使四至都邑○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軌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劫奪有處故言

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總言於都邑也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

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傳今日戰事就

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愆去

說今日至一心。正義曰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

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為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夫子勗哉不愆于四

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謂將士勉勵之

伐謂擊刺小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勗許六反

說夫子至為例。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

既言然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為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

伐樹然也。勗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正義曰釋

訓云桓桓威也詩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貔

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眾法之奮擊於牧

野○貌音毗羆彼皮反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

疏○貌執夷。正義曰。羆獸云羆白狐其子穀合

人曰貌名白狐其子名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

弗逐克奔以役西土○傳商

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

義

○逐逐嫁反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為也為于偽反

疏○商眾至之義。正義曰逐訓迎也不迎

擊商眾能奔來降者其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肅讀御為禦言不禦能奔逐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為也盡力以為我西土與孔不同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子爾躬有

戮

傳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戮上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傳

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

於華山桃林之牧地

獸徐始售反木或作罍許救反

識其政事

傳

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作武成**傳**武功成文事

修

傳

武王至武成。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

兵伐紂歸放牛馬為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

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傳**往誅至牧地。正義

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

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

也在野自生為獸人家養之為畜歸馬放牛不復乘

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澤為

家故言歸也。**傳**記識至為法。正義曰紂以昏亂

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
以為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武成

傳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

疏

正義曰

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
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
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
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
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
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
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
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
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
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瞶
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
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豕君
百王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

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眾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為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文王至克商。○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傳

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

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

○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云月始生

魄然貌近附近之近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傳翼

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

八日渡孟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傳其

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哉徐音載豐芳弓

反文王所都也乃偃武修文傳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

行禮射設庠序修文藝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

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傳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

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華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弘農長竹丈反復扶又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奔走執豆籩

傳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

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

大奔走於廟執事

駿荀俊反豆本作極籩音邊上時掌反

越三日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

傳

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

迄始

傳

惟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

死魄

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

翼日

癸巳且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

京始

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奉誓序云一

月戊

午師渡孟津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是也

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

誓是也

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巳丑

朔殿

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

始生明

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

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此本至死魄。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

病也。○**釋**翼明至孟津。○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二十里，蓋言其大法耳。○**釋**其四至互言。○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釋**剽載至文效。○正義曰：黎詁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爨而藏之府庫，剽載于戈，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車而射，左射，理首右射，騶虞而賞，革之射息也。是禮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釋**山南至乘用。○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

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暨其器反。○正義曰月以望廟魄生至一統。

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

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

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

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

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

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

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

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下一統也

顛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

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王

若曰嗚呼羣后傳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惟先

王建邦啓土傳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傳謂后

至先王傳○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

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

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繼統
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

我文考文王克伐

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傳

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

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

傳

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

威德之大

傳

大邦至其德。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

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
懷德矣量事為文也

惟九年大統未集

傳

言諸侯

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

傳

言諸至未就。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

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
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者諸侯自於其國
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
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

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予小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子其承厥志傳言承文王本意底商之罪告于皇天

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傳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

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履反傳致商至川河

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

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秦誓上

篇類于上帝宜于冢上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

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

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

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

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

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

事告

行也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傳告天

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

疏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正義曰自

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

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

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

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瞶禱祖亦自稱曾孫

皆是言已承藉

上祖奠享之意

今商王受無道

傳無道德暴殄天物

害虐烝民

傳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

無道

疏烝之。暴殄至烝民。正義曰天物語闕人承反。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

物之言除人外皆謂天下

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傳

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

澤言大姦

疏萃在醉反藪素口反魁苦回反窟口忽反

傳逋亡至大姦。正義曰逋亦

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
 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
 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
 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
 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
 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
 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
 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遁逃
 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

遏亂略

傳

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

承天意以絕亂路

傳 遏烏末反召上照反本又作邵

華夏蠻貊罔不

率俾恭天成命

傳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

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傳 猶亡白反俾必爾反

傳

冕服至成命。正義曰

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

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

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篚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

我周王為之除害○篚音匪為于偽反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

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惟爾

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神庶幾助我

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相息亮反既戊午師逾孟津癸

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

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逾亦作踰陳

直刃反詳

同徐音塵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旅

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

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

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杵甚之言

○倒丁老反漂匹妙反徐敷

既戊午至我師○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

妙反又匹消反杵昌呂反

○

義曰自此以下皆史

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

終史乃更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

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罔有敵于

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

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

言乃稱我也○

○

自河至畢陳○正義曰出四百里

驗地爲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巳陳於商郊
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
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
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
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
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
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
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
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詔云王以二月癸亥
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
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
和乃有雨降是雨爲和同之應也○紂旅衆至距戰
○正義曰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
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
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
○紂紂衆至之言○正義曰罔有敵于我師言紂衆
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
後必殺人不多流血漂春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

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是杵為舂器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 **傳** 衣服也

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動有成功乃反商政

政由舊 **傳** 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釋箕子囚封比

干墓式商容閭 **傳** 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

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 **傳** 皆武至禮賢

○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眾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囚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

容賢人之姓名糾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計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頰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糾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

○散西
○正義曰藏財

為府藏粟為倉故言糾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

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
 之囚表商容之間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
 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
 商容之間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
 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
 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
 景王鑄大錢是也時已名泉為錢也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施舍**
 已責救乏闕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 **賚**

力代反徐音來已音以責闕施舍至服德。正義

側界反闕音周本亦作周闕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

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之定五

年歸粟於蔡以賑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

勞役也已責止通責也皆是恤民之意故傳引之以

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說文孔安國說堯曰之篇

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折此意故言所謂也

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是義則服故天下皆

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旄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仁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列爵惟五

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

傳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

三品 **疏**列地至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

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為然包咸法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

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為說耳鄭玄之徒以為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

具建官惟賢傳立官以官賢才位事惟能傳居位理

事必任能事重民五教傳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疏

重民五教、正義曰以重摠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甸下甸食與喪祭三者合為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惟食喪祭傳民以食為命喪禮篤親

愛祭祀崇老養皆聖王所重傳養羊傳使

天下厚行信顯忠義崇德報功傳有德尊以爵有功

尚書註疏卷第十二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

子以為王者後一名祿父

○勝商證反父音甫

以箕子歸作洪

範歸鎬京箕子作之

○範音范鎬胡老反本又作鄩武王所都也

武

至洪範○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為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為陳天地之

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殷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序言此以順上下也○**○**不放至祿父○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實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秦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為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為字故傳言一名祿父○**○**歸歸至作之○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間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

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
得無臣禮故於十二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
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
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
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
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
其實也

洪範



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洪範○正義曰此經

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
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
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
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日至威用六
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
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
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洪**大
至大法○正義曰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傳

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

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王乃言曰嗚

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傳

騭定也天不言

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

傳 陰默也 馬云覆也

騭之逸反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相息亮反助也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傳

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

傳 以之

反

傳

惟十至攸敘。正義曰此箕子陳王問也之年

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

而默定下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

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周天意何由也

商曰至天道。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等此

屬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
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
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卽
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
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
騰定至之資○正義曰傳以騰卽質也質訓爲成
成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
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
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
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
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
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
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
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答皆言
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
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騰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
以下爲民事註云陰深也言大深定下民與之五常
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

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

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傳墮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

其五行傳○鯀工本反墮音因汨工忽反行戶更反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彝倫攸斃傳畀與斃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

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傳○畀必二反徐甫至反註同與也斃多路反徐同路

也反敗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傳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

廢父與子堯舜之道傳○殛絕力反或作極音同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彝倫攸敘傳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

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

一次敘

○錫星 歷反

通

箕子至攸敘。正義曰：箕子乃言答

道是乃亂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賜禹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得九類之由也。**通**堙塞至五行。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堙水刊，謂塞其井斬其木是障為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為亂也。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不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大禹讓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治水，失道為亂五行也。**通**界與至以敗。正義曰：界與釋詁文，數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為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為類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為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常道所以敗。

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傳放鯀至之道○正義曰傳嫌極謂被誅殺故辯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與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為天下之至公也○傳天與至次敘○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計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

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爲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已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敘有疎密三皇以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說常道敘敘數由洛書耳

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爲始次二曰敬用五事

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次三曰農用八政

用之政乃成

○農馬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

次四曰協用五紀

傳 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傳 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六曰又用

三德 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

疑 明用十筮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

以威汎入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敘 嚮許亮反又許兩反沮在汝

反此已上時掌反禹所第敘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

極洛書文也漢書五行志以初一已下皆洛書文也

疏 初一至六極○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
一曰五材氣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
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
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為中正之道次六曰

治民用三弊之德

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
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
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傳**農厚至乃成。○正
義曰鄭玄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厚也政施
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
農食之本也食爲入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
止爲一食不兼入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入政三
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
爲二疇也。○**傳**協和至五紀。○正義曰協和釋詁文
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
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避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
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行於
星辰乃爲天之曆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
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
和之。○**傳**皇大至之道。○正義曰皇大釋詁文極之
爲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
及常用大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
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傳**言天至第敘。○

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目之六極也
 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
 勸勉也勉之為善沮止也止其為惡福極皆上天為
 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沮止人
 用六極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
 第而敘之下文更條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
 禹所第也禹為此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
 之本故五行為初也發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事為
 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入政為三也
 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
 大中故皇極為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
 六也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
 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
 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
 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
 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
 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
 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為

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大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總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十五筮二共成爲七若舉卜不得兼筮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既衆不可以數總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

反不可一言為目故別為文焉知五福六極非各分
 為疇所以共為一者蓋以龜文福極樹近一處故禹
 第之總為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列
 以為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為五福若失則不能為五
 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為六也猶諸平王以
 後與諸侯並列同為國風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
 五徵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即與咎一五行記曰
 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為五也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傳皆其生數水曰

潤下火曰炎上傳言其自然之常性○炎榮對反上時掌反又如字

下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傳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

更○揉如酉反土爰稼穡傳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

以斂潤下作鹹傳亦鹵所生○鹹音咸鹵音魯炎上作苦傳

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傳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傳金之

氣味稼穡作甘傳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

陳傳一五至作甘。正義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

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

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

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為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

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

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

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

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

皆其生數。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

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

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

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

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

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
 ○木可至改更○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
 者為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為器也木
 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為人用之
 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
 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
 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
 種曰至以斂○正義曰鄭玄周禮註云種穀曰稼
 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
 共為治田之事分為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為故為土
 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
 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之本性也物是土之
 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變曰言爰以見
 此異也六府以上穀為二由其體異故也○水鹵
 所生○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
 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
 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

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
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焦氣之味。○正義曰

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
味苦苦為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

味。○木實之性。○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
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

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金之氣味。○正義曰金
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為金之

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甘味生於
百穀。○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其

為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二五事一曰貌。容儀。○貌
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作類。二曰言。詞章。三曰視。觀正。○視常止反。四曰

聽。察是非。五曰思。心慮所行。○思如字徐。息吏反。下同。貌曰

恭。○嚴恪。○儼魚。言曰從。是則可從。視曰明。必

恭

傳 嚴恪

○儼魚 檢反

言曰從

傳

是則可從 視曰明

傳 必

為天下之本也五事為此大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
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
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
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確維之下云
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為說則此大
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
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
明故聽屬水上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
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
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
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察是非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
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
之稱但為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
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
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
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非也所

爲者爲正不爲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
非亦所以互相明也○**禮**必通於微○正義曰此一
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情容故恭爲嚴恪曲禮曰嚴若
思嚴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
非卑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
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
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
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
聽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
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刺也此據人主爲文
皆是人主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
聰卽此是也○**禮**於事至之聖○正義曰此一重言
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
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
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情
故視明致照哲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爲謀必
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
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

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 於衆物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為聖... 聖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玄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意休徵答徵皆肅又所致若肅又明聰皆是臣事則休答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愨智也鄭本作哲則讀為哲

三八政

一曰食

傳勤農業

二曰貨

傳實用物

三曰祀

傳敬鬼

神以成教四曰司空

傳主空土

以居民五曰司徒

傳

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

傳主姦盜

使無縱

○縱子用

反或作從音同

七曰賓

傳禮賓客無不敬

八曰師

傳簡師所

任必良士卒必練

○卒子忽反

師

三八政至曰師○正義

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眾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爲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爲人之用故貨爲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爲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爲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爲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疆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爲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爲七也寇賊爲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之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

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
 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
 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
 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
 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
 官也。卽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
 也。入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
 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
 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
 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
 實用物。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爲人用。
 故爲用物。菴熨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
 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
 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
 足用。是寶物也。○
 王空土以居民。○正義曰。周官
 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
 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
 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
 簡師至必統

○正義曰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衆之通名必當選人爲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爲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訓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職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一紀一曰歲傳所以紀四時二曰月傳所以紀一月三曰日傳紀一日四曰星

辰傳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

會傳○宿音秀迭見傳五曰曆數傳曆數節氣之度以爲節反見賢遍反

曆敬授民時傳四五紀至曆數○正義曰五紀者五

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

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

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為十二辰星以紀
 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日曆數算日月
 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曆凡此
 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
 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
 故不言時也五紀為此者歲統日月統日星辰見
 於天其曰曆數總曆四者故歲為始曆為終也○
 二十至所會○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
 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
 令孟春昏參中曰危中仲春昏弧中曰建星中季春
 昏七星中曰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曰婺女中仲夏昏
 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曰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
 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
 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
 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
 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為節氣謂
 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
 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諱寡人

辰而莫同何謂也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
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
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命
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
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
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
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辰卽子丑寅卯之謂也
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也然
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星爲五星也○
傳曆數至民時○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
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歲三百六十五度有餘
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
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
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
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
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
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
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

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
 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
 歲日月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上四事
 爲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爲
 紀故通數以爲五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大中之道大立其

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斂

是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

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

勿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
○此毗志反註同

疏

五皇極至作極。○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爲民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衆民皆效上所爲，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爲中正之道。言天下衆民盡得中也。○大中之義，○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爲德，皆求大中是爲善之總。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爲一疇耳。○斂是至慕之。○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徵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

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
 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
 敬五事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勸慕為之福在幽冥
 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敬用
 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以為教者
 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
 者箕子汝王也○**傳**君上至從化○正義曰凡人皆
 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為善君上
 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眾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
 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
 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
 言從君化也○**傳**民有至中正○正義曰民有安中
 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
 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
 亦化而為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為中正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

守汝則念之

傳

民哉有道有所為有所執守汝則念

錄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傳凡民之行

雖不合於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罹

馬力馳反又來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多反行下益反

傳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

與之爵祿○好呼報反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傳不合

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

進無虐箠獨而畏高明傳箠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

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無虐馬本作亡侮箠岐

扁反畏如字凡厥至高明○正義曰又說用人為徐云鄭音威傳官使之大中凡其眾民有道德有所

爲有所執守汝爲人君則當念錄敎之用之爲官若
 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
 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
 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
 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爲官是
 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爲大中之道又爲君者無
 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
 之如是卽爲大中矣○**傳**民戰至敎之○正義曰戰
 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戰言之戰文兼下三事
 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爲
 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敎之宜用之爲官
 也有所爲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
 言其心正不逆邪也○**傳**凡民至受之○正義曰不
 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爲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
 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
 法謂用人的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君以
 大中敎民使天下皆爲大中此何又令不合於中亦
 用之者上文言設敎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不

昌

功能有為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

○其行如

字徐下孟反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凡其正直之人既富

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

家時人斯其辜

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

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

作汝用咎

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為

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其為人之至用咎○正義于僖反

一 人之在位者有才能有所為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

二 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

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

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
爵祿但本性既惡必爲惡行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
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功能至昌盛○正義
曰功能有爲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爲有成功此謂
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
知其有能有爲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
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
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凡其至接
之○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皆謂臣民有正直者爵
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既
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
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不能至而去
○正義曰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已荷君
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爲官心不
委任禮意疎薄更無恩紀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
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
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於其至汝善○正
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

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
 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
 感恩行義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
 云无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别名故為惡耳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傳偏不
 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

多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傳言無
 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註同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傳言開闢闢必反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傳言辯治平平婢縣反治直吏反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傳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疏無偏至有極。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波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

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不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為大中之人也。○**傳**偏不至治民。○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為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為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傳**言會至中矣。○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為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歸其為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曰：皇極之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曰：皇極之

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傳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

之道布陳言教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

而況于人乎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

子之光傳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

可以近蓋天子之光明○近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

為天下王傳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母是

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疏曰皇至下王○正義曰

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

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

大中為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

子為貴凡其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

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

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
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
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為民之父母以是之
故為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
不務大
六三德一曰正直傳能正人之曲直二曰剛

克傳剛能立事
○克馬云勝也
三曰柔克傳和柔能治三者

皆德平康正直傳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克

傳友順也世強禦不順以剛能治之
○禦魚呂反
能治直吏反變

友柔克傳變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
○變息
沈潛

剛克傳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柔克

傳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

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專威福為美食

○辟徐補亦反

玉食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韋昭云諸侯備珍異之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

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德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

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馬云惡也

德六三德至僭忒○正義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

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

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強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

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

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強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
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
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
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
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為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
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
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
家且亂邦也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測
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
○和柔至皆德○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
言立學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為此大者
正直在剛柔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
王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為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
也○**○**友順至治之○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為友
友是和順之名故為順也傳曰變和也釋詁文此三
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為之故傳三者各言世
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
在土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強禦

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
 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
 擇使之註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
 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則使剛能之人
 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
 之與孔不同○**傳**高明至納臣○正義曰中庸云博
 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
 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
 云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
 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
 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傳**言惟至美食○正
 義曰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
 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
 福尊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
 食最為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
 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傳**在
 三階差○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
 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

震主者危也人用側視者謂主也

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
福由已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爲此側頗僻也
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
信恆爲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
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
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七稽疑擇建立

卜筮人

傳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

人而建立之

音尸

乃命卜筮

傳建立其人命以其職

曰雨曰霽

傳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

○霽子細反

曰蒙

傳蒙陰闇

○蒙武工反徐亡鉤反

曰驛

傳氣落驛不連屬

○驛音亦註同屬音燭

曰克

傳兆相交錯五者卜筮之常法曰

貞曰悔

傳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

傳卜筮之數卜

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

言**傳**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

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

用二馬云占筮

也衍以淺反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

及庶人謀及卜筮**傳**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

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汝則

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傳**人心和

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傳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 ○逢馬云 汝則從龜從筮

逢大也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傳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卿

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傳君臣不同決之

卜筮亦中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傳

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傳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

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傳冠官
奠反 龜筮共違

于人傳皆逆用靜吉用作凶傳安以守常則吉動則

凶傳七稽至之言。正義曰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

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爲卜筮人謂
立爲卜人筮人之官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
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

霽兆氣蒙闇也曰圍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
 交也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
 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
 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
 者推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
 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
 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龜曰
 至立之○正義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
 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之耳
 鄭王皆以建立為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
 卜人筮人○龜兆相至常法○正義曰此上五者灼
 龜為兆其壘拆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
 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曰霽如雨
 止者雲在上也霽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蒙是闇
 之義故以霽為兆蒙是陰闇也圍即驛也故以為兆
 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
 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霽為氣連蒙闇
 也王肅云圍霍驛消滅如雲陰霽天氣下地不應闇

真也其本如孔言鄭玄以圍爲明言色澤光明也
 者氣澤鬱鬱真真也自以明闇相對巽於孔也克謂
 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爲二拆其拆相交
 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
 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
 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
 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
 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內卦至**
 曰悔○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去秦伯伐晉卜徒父
 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爲風艮爲
 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爲貞外卦
 爲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爲內上體爲外下
 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貞正也言下體是
 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
 爲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
 體言終以見下體爲始二名互相明也○**立是至**
 三人○正義曰此經十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爲傳鄭
 玄云十五占用謂兩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

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
 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
 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十五占二其義當如
 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
 筮衍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
 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
 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
 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
 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玉兆帝顓頊之兆瓦
 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虞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
 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
 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
 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嗥周冕
 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
 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
 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
 以為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
 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為善既鈞故從來

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
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
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
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
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
三代法也。○禮將舉至決之。○正義曰非有所舉則
自不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已
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
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
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
士亦正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
之矣局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
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
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
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
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
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
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二此惟

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眾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為
 三其人主待眾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一人主
 為一又摠羣臣為一也○○人心至於吉○正義曰
 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
 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策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
 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為先下三事亦然
 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
 改言龜也策則本是著名故不須改也○○動不至
 遇吉○正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世
 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
 遇吉○○三從至舉事○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
 三從二逆除龜策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
 為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
 有一從為主見其為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為主
 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為主故退汝則
 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
 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
 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

相違亦爲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一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爲一令與君臣等也○**傳**民與至決之○正義曰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爲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人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傳**二從至征伐○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爲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既不言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

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為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為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為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為二條庶民配龜從為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為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

二遷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
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
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
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
大小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
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
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
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
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其也公曰筮之遇大有
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
秦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庶徵**正義
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八庶徵****正**
曰庶衆也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為大中行稽疑以上
為善政則衆驗有美惡以為人主自曰雨至一極輿
凶總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
咎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川平康言政善致
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曰雨曰
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曰雨曰

賜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傳雨以潤物賜以乾物燠以

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

驗○賜音賜乾音干燠乃管反長之丈反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

庶傳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庶豐也

音煩庶無甫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傳一者備極過其

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傳凶○正義

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

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賜所以乾

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

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

時來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

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

次序則來草木蓄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
 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
 四者亦然○雨以至衆驗○正義曰易說卦云風
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
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
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溫
煖也是燠煖為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
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
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互者各以其時
而至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
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
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
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日二
日者為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為次下云休徵
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元氣左傳云天有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復六氣按此五氣兩陽風

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
 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
 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
 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
 哲厥罰恒燠惟木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
 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
 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
 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
 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
 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
 不處故土氣為風是用五行傳為說孔意亦當然也
 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
 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則自屬皇極也蓋立
 用大中則陰順時為休大之不中陰恆若為咎也
 傳言五至庶豐○正義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
 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
 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眾草百物蕃滋庶豐也釋詁
 文庶豐茂也草蕃庶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

用成此言衆草蕃廡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傳**一者至失敘○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卽下云恆雨若恆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恆雨則無陽恆寒則無燠恆雨亦凶無陽亦凶恆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傳**敘美行之驗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行下孟反

曰肅時雨若

傳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又時**

陽若

傳君行政治則時陽順之

○治而吏反下政治其職同

曰哲

時燠若

傳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

○哲之設反徐音制又音哲

曰

謀時寒若

傳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

傳君

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傳

○曰休徵至風若○正義曰既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

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哲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常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序庶草蕃廡也

若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曰僭恆暘若君行僭

差則常暘順之曰豫恆燠若君行逸豫則常燠順

之○豫羊庶反徐又音舒曰急恆寒若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曰蒙恆風若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曰咎徵至風若○正

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君行急燥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

急燥則常寒順之日君行蒙開則常風順之此即致

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傳君行至順之。○

義曰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

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

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

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

則僭差故僭對又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

哲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

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以對不

敬故為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達也王肅云舒

惰也以對照哲故為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王肅

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

云蒙警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警蒙所見冒亂言其

不曉事與聖反也

與孔各小異耳 曰王省惟歲 王所省職兼所總

羣吏如歲兼四時 井反 卿士惟月 卿士各有所

掌如月之有別 別彼 師尹惟日 衆正官之吏分

別彼 師尹惟日 衆正官之吏分

衆正官之吏分

衆正官之吏分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三

及二月

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日時無易傳各順常百

穀用成又用明傳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

易則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傳賢臣顯用國家

平寧日月歲時既易傳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百

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傳君失

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傳曰王省至不寧

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

王之省職兼總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屠列位惟如

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
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
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
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

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此
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
而不成歲饑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
後天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
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
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
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王所至四時。正義曰
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驗
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為省也王之所省職
無不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
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
月日也。○眾正至歲月。正義曰師眾也尹正也
眾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
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太卜為卜官之長
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
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
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
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眾官之

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
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
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
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

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
報反 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
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小各

有常法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月經於箕則多風離

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庶民

雨○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
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不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為政小大各

有常法若日月失道常道則天

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
 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
 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
 在地星為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眾民惟若
 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
 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
 ○**傳**日月至常法○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
 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
 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雍王
 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
 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
 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
 疆正當天之中央南極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
 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
 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
 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

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
 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王之行遠
 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
 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
 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遠之大略也
 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節常法以齊其民
傳月經至以亂○正義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
 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霖在御
 君之徒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術雖有常
 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反象之由然
 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其類必為魚星
 好風者箕東方本宿風中央上氣未竟其為魚星
 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其氣為木
 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以好雨也惟此則南好
 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備其氣之好也
 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後星存諸不
 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宜為災也民飲亦

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
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厚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一

曰壽傳百二十年二曰富傳財豐備三曰康寧傳無

疾病四曰攸好德傳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

傳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傳橫華孟反又如字六極

一曰凶短折傳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二十言辛

苦傳凶馬天終也折傳時設反又之舌反二曰疾傳常抱疾苦三曰憂傳

多所憂四曰貧傳困於財五曰惡傳醜陋六曰弱傳

厄劣傳厄鳥傳九五福至曰弱傳正義曰五福者謂

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
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

不橫天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天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羸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為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為善致福為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傳自二十年○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為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傳所好至之道○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洪範以人君為主上之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傳各成至橫天○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不能者敢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天者亦為福也。○**鳳**動不至辛苦。○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阨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龜**厄劣。○正義曰龜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愚儒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禍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

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
 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
 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
 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
 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篇極之文雖主
 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

侯○班本又
作殷音同
作分器
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分

扶問反武王至分器○正義曰武王既以勝殷制

註同邦國以封有功者為諸侯既封為國君乃

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成勅史敘其事

作分器之篇賦宗至諸侯○正義曰序云邦諸

侯者立邦國封人為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

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

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

言為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皆祭

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禮言諸至也亡。○正義曰篇各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得而... 德也... 性以終其命... 於君亦兼於下故有... 賦宗廟彝器酒樽賜諸

武王既勝成邦諸侯班宗彝

侯... 作分器... 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

天子... 正義曰武王既以勝... 器效王室... 四國皆亦... 昔夫夫王... 言言... 宗廟之... 器也... 宗廟... 彝器... 賦宗廟彝器酒樽賜諸

天子... 正義曰武王既以勝... 器效王室... 四國皆亦... 昔夫夫王... 言言... 宗廟之... 器也... 宗廟... 彝器... 賦宗廟彝器酒樽賜諸

天子... 正義曰武王既以勝... 器效王室... 四國皆亦... 昔夫夫王... 言言... 宗廟之... 器也... 宗廟... 彝器... 賦宗廟彝器酒樽賜諸

天子... 正義曰武王既以勝... 器效王室... 四國皆亦... 昔夫夫王... 言言... 宗廟之... 器也... 宗廟... 彝器... 賦宗廟彝器酒樽賜諸

尚書註疏卷第十三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

傳

西戎遠國貢大犬

○獒五羔反馬云作豪藹豪也

大保作

旅獒

傳

名公陳戒

○名時照反後名公皆例此

旅獒

傳

因獒而陳道義

傳

西旅至旅獒○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

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大保召公因陳戒史敘其事作旅獒○西戎至大犬○正義曰

尚書疏

卷之十三

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

西戎遠國也葵是大名故云貢大夫。○**傳**召公

陳戒。○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為大保知此時大

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

旅是國名此旅訓為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

葵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為酋豪國

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傳**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

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賄呼罪反。西旅底貢厥

葵**傳**西戎之長致貢其葵大高四尺曰葵以火為異

○底之視反。長之丈反。大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傳**陳貢葵之

義以訓諫王。○**傳**惟克至于王。○正義曰惟武王既克

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

蠻於是自西戎旅國效貢其大夫名夔大保召公乃
作此篇陳貢夔之義用訓諫於王○蠻四夷至不服
○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
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助言所貢非獨旅
也四夷名自爲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
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
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
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
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
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
夷之數多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
職方等爾雅下文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
皆爲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
戎六狄補商以此開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
名數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
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
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羈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
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蠻西戎至爲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異。○正義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葵。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葵。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葵。旅國以大為異，故貢之也。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傳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傳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

華侈。○供音恭，為于偽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

邦，無替厥服。**傳**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

諸侯，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傳**

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疏曰：嗚呼，至

展親○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禮**天下至華侈○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總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不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玉會備焉秦土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克於器用寶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禮**德之至其職○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

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
 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也魯語
 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
 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
 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
 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
 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
 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禮**以寶
 至之道○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
 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不已不愛惜共諸侯
 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
 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
 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疎慮其廢職故賜以
 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
 表王心此亦**人不易物惟德其物****禮**言物貴白人
 互相見也

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

○易羊 德盛不
 質反

狎侮傳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易以狎侮

君子固以盡人心傳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盡

同反下狎侮小人固以盡其力傳以悅使民民忘其勞

則力盡矣傳人不至其力○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

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

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

恐人主恃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修德

也又說修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為狎侮慢

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

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

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

敗矣傳言物至於德○正義曰有德不益賞貴必

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

濫賞賞武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

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
 ○正義曰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已為虛
 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
 至盡矣。○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
 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
 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按下思恭不可狎侮
 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
 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不役

耳目百度惟貞。**傳**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玩人

喪德玩物喪志。**傳**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

戲弄則喪其志。○玩五貫反。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傳**

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不作

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傳**遊

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

用為貴所以化治生民○觀官犬馬非其土性不畜○與反

傳非比上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畜許珍禽奇獸○竹反

不畜于國傳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寶遠物則遠人

格傳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傳

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傳不役至人安○

正義曰既言不可御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度皆惟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

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

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傳言不至度正○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

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計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
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
以人至其志。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
重以德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德喪
耳。○
在心為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為言言於志所趣
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
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
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
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也。○
正義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為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
觀而已奇巧世用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
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為異物
異物無益不可偏舉舉此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
作是初造之辭為作有所害故以為無益不貴是愛
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
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
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

益非與重為言經之戒人主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
生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宜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
皆為生治民也下云生民深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
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與也俗本云
弗賤衍弗字也。傳非比至其用。正義曰此篇為
戒止為此句以西旅之爨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
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
陷於澤是非此上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
無文。傳寶賢至安矣。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
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
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
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
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
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
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
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傳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

矜細行終累大德

傳

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

其微

○行下孟反累劣偽反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傳

八尺曰仞

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

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

○仞音刃字又作刃七尺曰仞虧曲為反簣其貴反

向許亮反乾其連反昃音側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傳言

其能信躬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

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

免於過則亦宜矣

○世王如字又于況反注同

傳

嗚呼至世王○正義曰所戒以

終故歎以結之嗚呼為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

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爲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輕忽至其微。○正義曰於足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爲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八尺至如始。○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例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爲山九仞欲爲山以喻爲善向成也木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

實故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日昃無逸篇文○
 言其至宜矣○正義曰此總結上文信蹈行此誠
 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
 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已不受
 人言敘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誠况
 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其不免於
 過則亦宜
 其然矣

巢伯來朝

傳 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

義來朝

○巢仕交反
 徐呂交反

芮伯作旅巢命

傳 芮伯周同姓

圻內之國為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

○芮如銳
 反圻音祁



巢伯至巢命○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
 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
 王威德以命巢君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 殷
 之至來朝○正義曰武王克商即來受周之王命知

是服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穴儒相傳皆以為南方之國今闕
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為南方世一見者
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
遠國也○**傳**芮伯至巢亡○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
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
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
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為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金縢第八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傳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

以金不欲人開之

○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縢徒登反緘工咸反

金縢

傳

遂以所藏為篇名

疏

武王至金縢○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

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
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
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為流言所謗成王
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
以經具故畧言之○匱為請至開之○正義曰
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襲弓
之事云竹閉緹縢毛傳云緹繩縢約也此傳言
緘之以金則訓縢為緘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
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為緘家語稱周廟之
內有金人三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於
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鑿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
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
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
縢○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
事也史乃策祝至屏壁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
卜至乃瘞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
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敘
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

事遂無人知為成王開書周公得反
史官美大其事故敘之以為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傳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

豫○豫本又作忤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

我先王傳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

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為于偽反戚千歷

反公乃自以為功傳周公乃自以請命為已事為三

壇同墠傳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

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壇徒丹反築土也馬云土堂墠音

善為壇於南方面周公立焉傳立壇上對三王植

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傳璧以禮神植置也置

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贄告謂祝辭

植時織反徐

音置贄音至祝如

傳既克至文王○正義曰既克商

字或之疾反下同

傳

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

病不悅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為王

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

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為此言公乃自以

請命之事為已事除地為壇墠內築壇為三壇同墠

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焉置璧於三王

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告此二王之神

也○**傳**伐紂至悅豫○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

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

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

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為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為

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

薪○**傳**穆敬至之辭○正義曰釋訓云穆敬也戚是

新。○**○**穆敬至之辭。○正義曰釋前云穆敬也。成是

親近之義故為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為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為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周公至已事。○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為已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為已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為功也。○**○**因大至三壇。○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大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為三壇。壇是築土。墀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為三壇。周公為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墀內。

尚書疏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

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為上耳鄭玄云時為壇墀於豐壇墀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傳壁以至祝辭。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早至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為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為贊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

虐疾

傳史為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

曰某厲危虐暴也。○邁工豆。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

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傳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

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

天則當以且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教臣子

之心以垂世教

○丕音悲反馬同
徐甫眉反鄭音不

予仁若考能多材

多藝能事鬼神

傳

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

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

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傳

汝元孫受

命于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

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傳

言

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

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

有依歸

傳

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

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傳就受三王之命

於大龜卜知吉凶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

命傳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瘳勅留爾不許我反下同

我乃屏璧與珪傳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

神史乃至與此○正義曰史乃為策書執以視之

其必須一子死者請以且代發之身令且死而發生又

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技藝又

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且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

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
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孫在於下地
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

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
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爲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
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爲宗廟之主神得
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
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爲
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吉兆旦死而發生我其以
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
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旦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
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史爲至虐暴。○正義曰
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爲
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
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
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
卦云夕惕若厲厲爲危也虐訓爲暴言性命危而疾
暴重也秦誓救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
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
雖不明當謂成王開置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
爲某史官錄爲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秦

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爲此典故不須諱之。

傳 大子至世教。正義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

責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大子謂

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

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

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

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

何患不爲玄荅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

爾視其獻歎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

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

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

中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

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爲之。鄭玄云不讀曰不愛子孫

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

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與孔讀異。○**傳** 我周至之

意。○正義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

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爲

信祖爲王考曾祖爲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

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聖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

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
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
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
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足父祖所欲欲令
請之於天也○**傳**汝元至以死○正義曰以王者存
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
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
命以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
有功於民言乃卜三龜一習吉**傳**習因也以三王之
不可以死也

龜卜一相因而吉啟籥見書乃是吉**傳**三兆既同

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
○籥于若反徐以略反馬云藏卜兆書管

并必公曰體王其罔害**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

無害言必愈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傳**周

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

道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傳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

我天子事成周道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

日乃瘳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差初乃卜至乃

日祝告已畢既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

一皆相因而占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

在於藏內啟藏以籒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

公視兆曰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

命於三王謂卜得占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

道此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

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滕

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傳習因至而吉○正義曰

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為因

也雖三龜並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

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之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總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龜觀可識故知吉也。三兆至是吉。正義曰鄭玄云齋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王齋亦云齋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大小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齋見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為大吉也。公視至必愈。正義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疊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

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為證耳○**傳**言武至周道○正義曰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自稱曰子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傳**從壇至瘳差○正義曰壇所即卜故從壇歸也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為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匱之匱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傳**武王死

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

周公以惑成王
○喪蘇浪反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傳**三叔

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

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

王○儒如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

先王傳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

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壁云必亦反法也馬鄭音

避謂避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傳周公既告二

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于後公乃為詩以

貶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傳成王信流言而

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

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貶羊支反名如字徐亡政反

鴟尺夷反鴟呼嬌反誚武王至誚公○正義曰公 在笑反以遺唯季反於成王之世為管蔡所誣

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
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爲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
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
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其群弟蔡叔
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
篡王位爲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
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
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
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
人之後爲詩遺王名之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
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謂公言王意欲責而未
敢也○傳武王死至成王○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
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爲主政令自公
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群叔流言乃致辟管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群弟是
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爲群則滿三乃稱群蔡霍
二人而言群者并管故稱群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
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孟子曰厲公弟

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似不用
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
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卽放
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尚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誦公
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
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
三叔至成王○正義曰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
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
恐其因卽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
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啟商共叛爲罪重耳○
法也○正義曰釋詁文○
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
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
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
罪人旣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
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
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

得○**傳**成王至未敢○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
 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
 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
 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
 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
 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周公故畏威
 未敢也鄭玄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終將
 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
 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
 風雷之異啟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
 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
 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
 二年秋也蒙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

傳 戶郭 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傳** 風災所及邦人

皆大恐 ○拔皮 八反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 **傳** 皮

皆大恐八反王與大夫盡弁以刷金臙之書

弁質服以應天

○弁皮彥反徐扶變反應對之應

乃得周公所自以

為功代武王之說

傳

所藏請命冊書本

○說如字徐如銳反

二

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傳

二公偕王啟之故先

見書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

○偕昌亮反從才用反又如字

對曰

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傳

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

使我勿逆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

○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億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

傳

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

可知故止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

傳言

已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

○冲直忠反

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傳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惟朕

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傳周公以成王未悟

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

之宜○新逆馬本作親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

一起傳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二公

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傳木有

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

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築音竹本

其根馬云築拾傳秋大至大熟○正義曰為詩遺王
也見賢遍反傳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雷

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
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
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請代
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
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爲不平之聲噫
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
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
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
其改過自新遣人往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
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
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
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
二年至之異○正義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
事知卽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
恆風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
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
災至大恐○正義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
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

傳皮弁質服以應天。○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為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為質也。鄭玄以為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傳**二公至請命。○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啟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啟之史為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傳**史百至恨辭。○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為詐故令知者勿言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為恨辭。○**傳**周公至之宜。○正義曰公之東征止為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悟恐與公

不和故畱東未還待王之察已也新迎者改過自新
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
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衮衣籩豆是國
家禮也○**禮**郊以至之是○正義曰祭天於南郊故
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為壇
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
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
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王郊之是也鄭玄
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
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禮**木有至
見之○正義曰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
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鄭王
皆云築拾也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
亡失意大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
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
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傳

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

皆叛周

○監占蟻反視也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傳

相

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

○相息亮反注

同

疏

武王至大誥。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

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三監至叛

周。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為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總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

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

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

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

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則以
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
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蔡霍獨
為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
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
雖有其分与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
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奉其先祀為武庚
未集恐有側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
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
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
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
官又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
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
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
王即政又叛謂此為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
之屬皆叛也。相謂至天下。正義曰君奭序云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於時成王為天
子自知政事二公為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

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白
成王耳仍以成王為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退也
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為絕也
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
管蔡啟商其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為主且顧微子之
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
是也

大誥

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

○誥本亦作靠

疏大

○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
戰危非眾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
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
已之不能言已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
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
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
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疎賤者乎
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鼻

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
舜禹其談周公與群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
但君夔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
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康為
亂此篇畧於管蔡者猶難以
伐弟為言故專說武康罪耳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傳周公稱成王命順

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猷音由道也

邦馬本作大誥繇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傳言周

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

難○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作害不延洪惟我幼沖

少馬讀弗少延為句難乃旦反人傳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

之意○累劣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言子

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

安人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安人

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矧失已予惟○忍反

一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已發端歎辭也

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

言祇懼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前人文武

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

忘大功言任重○賁扶云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反徐音憤

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
不行將欲伐四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傳
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

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

○遺唯
季反
王若至
卽命○

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爲辭
言王順大道而爲言曰我今以大道告汝天下衆國
及於衆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
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大惟累我幼
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已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爲子
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爲智道令民
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不能况曰其能至於
知天之天命者乎言已不能知天意也復數而言已
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
濟渡言已恐懼之甚我所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

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既
不忘大功將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
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
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下之以繼天明命今我
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
周公至及之。○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
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
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
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
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
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爲便但
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例猶詩稱中谷
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
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
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
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
凶害至之意。○正義曰
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言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
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

不誥之意鄭王皆以延長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

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為句言害不少乃延
長之于肅又以惟為念向下為義大念我幼童子與
繼文武無窮之道○**傳**言子至自責○正義曰嗣訓
繼也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傳
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傳**安人至者乎○正
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
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
謙○**傳**前人至任重○正義曰成王前人故為文武
也以涉水為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
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
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
此不忘大功大功太平之功也言已所任至重不得
不奉天道行誅伐也○**傳**天下至四國○正義曰王
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
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則開不用則
閉言我不敢閉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既不敢
不行故將伐四國○**傳**安天至可違○正義曰紂為
昏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

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皆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大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

傳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

安於此蠢動○蠢尺允反難乃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傳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腆

他典反馬云至也誕大且反父音甫後同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傳天下威

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疵在斯反馬云瑕也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傳祿父言我殷當復欺

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令

反易以鼓反

下其易同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

寧武圖功

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

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

應○救亡婢反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大事戎事

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并必政反

至并吉○正義曰上言為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

武庚之罪更復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戩於

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為難也西土之人為此亦

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然

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敘而欲興復之祿父所

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

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
 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更為天子反鄙易我周國
 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不從
 叛逆其來為我翼佐我周於是用撫安武事謀立其
 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叛來投我為我謀用是
 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
 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
 意告眾使知也。○**傳**曰語至蠢動。正義曰周公丁
 寧其事止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
 不言王史詳畧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為大難故
 言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
 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
 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傳**言
 殷至復之。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為小
 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
 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
 望復之也。○**傳**天下至疵病。正義曰王肅云天降
 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威也

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暇。○
祿父至無狀。○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當死
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
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蓋言
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重喪荅人書云無
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
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口
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為賢四國民內賢者
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
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
告衆謂之為賢未必是大賢也用無安武事謀立其
功用此十夫為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
應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
來翼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美即經之休也
既言其休乃說我卜并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
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肆予告
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

肆予告

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傳以美故告我友國諸

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傳播臣傳用汝

衆國往伐殷傳適亡之人謂祿父○適布○爾庶邦君越

庶士御事傳不反曰艱大傳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

征伐四國為大難敘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

宮邦君室傳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

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

不違卜傳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

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

疏

肆予告至違卜。正義曰以人從卜吉為

美之故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
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通亡
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無不
反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為難甚大言其不欲
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
惟在我天子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
此令汝難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
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
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正義曰美至及之。正
義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
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
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
大夫尹氏即官也總呼大夫為官氏也上文大誥爾
多邦綏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
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其文餘
畧之從可知也。正義曰用汝至祿父。正義曰逋逃也

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為殷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眾國往伐彼殷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汝眾至戒之。○正義曰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四國為大難言其情必如此敘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群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言四至及遠。○正義曰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於我至從卜。○正義曰翼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卜其欲成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肆予冲人永思艱曰言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

嗚呼允蠢鯨寡哀哉傳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

歎曰信義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錄

故頌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傳我周家為天下

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也馬云

遺越予冲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

事傳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

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也綏予曰

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傳汝衆國君臣當

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

謀之功責其以善言之助。○茲音祕。肆子冲至圖功。○

難征之意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

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

為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

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

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人如

此為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口無勞於征伐之邊我

諸侯當徃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等祖聖考所

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

○我周至得已。正義曰為天子者當役已以養天

下故我國家為天下役事總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

遺我故為甚大以天役遺我以為甚大而又投此

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已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已職

當靜亂不得以已也。○言征至事者。○正義曰甲

戎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衆國君得靜亂則為大美

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

衆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汝衆至之助。○正

義曰綏安也。恣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衆國君臣言得我之功，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令我無憂。四國衆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卽文王考卽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衆國反已，乃復設爲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已。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

卜吉當必征之。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

用克綏受茲命。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

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今天其相民，矧亦。

惟卜用。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

矣亦亦文王。相息。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歎。

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

○畏如字
徐音威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

勤哉

傳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

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勸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

○省息
井反

天闕瑟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傳

闕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

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

○闕音祕

肆予大化誘我友

邦君

傳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

諸侯天棊忱辭其考我民

傳

言我周家有火化誠辭

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

○棊徐音匪又芳
鬼反忱市林反

予曷其不

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受天之

道謀立其功所終乎天亦惟用勤慈我民若有疾

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予曷敢

不于前寧人攸受休

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

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

已予至丕基。正義曰既敘衆國之情告以必征之

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

天命從卜而與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

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其用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

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大之

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人獻至文王。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

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為天助
 民也。王曰爾至休畢。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
 又命於眾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者識古事汝
 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
 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
 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
 教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為
 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
 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眾民天意既如此矣我
 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
 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而欲已去之
 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
 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
 下民使之致太平。闕慎至太平。正義曰闕慎
 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
 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
 之然我為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
 本謀謂致太平。言我至民矣。正義曰釋詁云

棊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
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為民除害使得
成也。○**傳**天亦至去之。○正義曰亦者亦同之義也
君民共為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
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傳**
天欲至畢之。○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
攸終此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畧同義不甚
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重
兵慎戰了寧以勸民耳。王曰若肯朕其逝朕言艱日思。○**傳**順古

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

○日人實反難乃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

且反下為難同。知肯構。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及不肯為

堂基况肯構立屋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底之

視反構

古候反治
直吏反

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又以農

喻其父已蓄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况肯收穫之乎

○蓄側其反草也田
一歲曰蓄獲戶郭反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

傳

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

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肆予曷敢不越卬

一 救寧王大命

傳

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

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

○惡烏
路反

若兄考乃有

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傳

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

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

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說

王曰若至弗救。○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

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
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爲喻若
父作室營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況
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爲喻其父蓄耕其田殺其
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況肯收穫乎其此
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
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爲此言也我若不
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
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
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逆乎我今
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爲家長者乃
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勤伐之心不救之何
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如父兄亦無救之
者以吾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誅無救所以必克也
顧氏以上不卯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遂皆以卯爲惟
但卯之爲惟非是正訓觀孔意亦不以卯爲惟義也

○**傳**又以至穫乎。正義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

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云若

父為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蓄謂殺草，故治田一歲

曰蓄，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

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

弗為衍字。○**傳**其父至棄之。正義曰：治田作室為

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

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

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兄至大故。正義曰：

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

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

民養其勸民為父兄為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傳**歎今伐四國

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爽邦由哲，亦

惟十人，廸知上帝命。○**傳**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計。

惟十人廸知上帝命。○**傳**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計。

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越天棐忱爾時罔

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於天輔誠汝天下是

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大

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惟大

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

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易以○鼓反○

王曰鳴至不易。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

又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衆國君及於汝治

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德事用智道者亦惟

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

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

是知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

無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
 為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本
 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為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若不
 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言**
 其至佐周○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
 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天命
 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
 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効也王肅
 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
 ○**言**於天至叛乎○正義曰於天輔誠言天之所輔
 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
 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
 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言**惟大至易
 也○正義曰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家自相伐
 知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
 三叔為周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為叛
 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
 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為難

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
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傳稼

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

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壘畝乎言當滅殷○釁力天亦

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傳天亦惟美

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率

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傳循文王所有指意以

安疆土則善矣况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肆朕誕

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傳以卜吉之故大

以汝眾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

必克之不可不勉 **○** 予未至若茲。正義曰所以必

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然我

何敢不終我輩敵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皆當殄

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文王卜法

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有旨意

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矣況今卜東

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

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卜不可不勉

力也。 **○** 天亦至從也。正義曰天亦惟美於文王

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

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

嘉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文王卜也。 **○** 循

文至不從。正義曰文王卜之旨意欲令天下疆土皆

得真宜有叛逆者自然願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

有旨意伐叛則已善矣不必願卜筮也況今卜并吉

乎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
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
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傳**以卜至不勉○正義曰
天命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善
而彼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
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傳

一名祿父命微子啟代殷後

傳

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為宋公為湯後作微子之

傳

封命之書

傳

成王至之命○止義曰成王既黜

武庚為殷後為書命之史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
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啟知至湯

尚書流

卷之二十三十四

五十四

後。正義曰：啟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微子作誥，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卽奔周也。傳言得封之亡，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託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為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卽封於宋，以其終為殷後，故樂託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為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令為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微子之命。正義曰：武王克殷，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卽奔周也。傳言得封之亡，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託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為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卽封於宋，以其終為殷後，故樂託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為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令為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微子之命

傳

稱其本爵以各篇

正義

微子之命。正義曰。今寫命書。

之辭以為此篇君陳君牙問命皆此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傳

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

之惟稽古崇德象賢

傳

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

言今法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傳

言二王之後各修

其典禮正朔物色與時王並通三統

音政

作賓于王

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疆

傳

為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

世無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傳

言汝祖成湯

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天眷佑誕受厥

命傳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民以

寬除其邪虐傳無民以寬政放禁邪淫蕩之德功加

于時德垂後裔傳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

世齊末也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傳汝微子言能

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傳令聞如恪慎克孝肅

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傳言微子敬慎能孝嚴

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傳篤本又作傳王

曰猷殷王元子。正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

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傳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

誥之。傳微子至稱之。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

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尚為妾也而為妻後生

國統之母生微子殷與仲術尚為後也而為妻後生

紂紂父欲立啟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
子不可立妻之子故紂為後鄭云微子啟紂同母庶
兄也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
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言二
王至三統○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
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
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入以日至為正殷入
以日至後三十日為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
天有三統上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
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得郊祭天
以其祖配之鄭云所有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
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
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
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
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
曰篤不忘○正義曰僖十三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
曰謂魯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為厚故傳云謂上
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為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

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傳孝恭

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

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歆許今反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傳敬

哉敬其為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敷

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蕃方元反本亦作藩

疏慎乃服命○正義曰傳言慎汝祖服命敷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殷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

當慎之無使垂禮制也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

人傳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濟汝所有之人則

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此易世世

享德萬邦作式傳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

公侯而特為萬國法式俾我有周無斃傳汝世世享

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好呼報反厭於豔反嗚呼

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傳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為

美政無廢我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傳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

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穎役領反穗似醉

反本亦作遂獻諸天子傳拔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

東傳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

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焉公唐叔後封晉作歸

禾傳七傳唐叔至歸禾。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下異畝壟上同穎穗以

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敘

其事作歸禾之篇。唐叔至一穗。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

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之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言穗

重而垂是穎為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

穗其大盈車長幾克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若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

為說也。異畝至封晉。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

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
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啟金縢之先後也王敘金
縢正當禾熟之時若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
不肯歸周公是啟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
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
此者欲見此時禾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
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
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為唐叔耳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傳已得唐叔之禾遂陳以

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作嘉禾傳天下

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

傳周公至嘉禾○正義曰周公既得王所命禾乃陳

天子歸禾之命為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
史敘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得至稱君○正義曰
鄭云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以為既得命禾謂復

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
 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
 君坊記文也。○**禮**天下至下亡。○正義曰嘉訓善也
 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
 天下此以善禾為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為
 嘉禾因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
 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封
 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此書為見此報不徒喉舌邑內醫文韻云平空書
 此熟或以此問公也書好發性以晉醫史受矣書言
 不昔報問
 類五當禾
 禾平日
 報問公東

魏問公

